钢铁世家

胡万春 著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钢铁世家

胡万春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鋼鉄世家

著作者　胡　万　春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　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耗1/32　印張：2 3/4　插頁：2　字数：54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　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册（内精装500册）

統一書号：10078·1285

定价：（八）0.26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电影文学剧本，通过一家世代炼鋼工人的經历，反映了解放十年来我国鋼鉄工业在党領导下的巨大发展。

故事开始，上海炼鋼厂的工人經过一場英勇的护厂斗爭，迎接了解放，并立刻在党的領导下，在一座破破烂烂、設备极为簡陋的炼鋼厂的基础上，展开了恢复生产的斗爭。孟老爷爷为了阻止特务的破坏，献出了生命；他的儿子孟广发繼承了他的心爱的事业，坚决跟着党大踏步前进，与全厂炼鋼工人一起，发揮了忘我劳动的精神，迅速恢复了生产，并立即积极投入了建設。到了沸騰的一九五八年，总路綫給炼鋼工人带来了冲天的革命干勁，表現了力爭上游的英雄气概，压倒了安于現状、甘居中游的保守思想，乘胜前进，在生产上創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。

剧本生动地反映了鋼鉄工人的成长和生活的巨大变化，并細致地刻划了世代炼鋼工人坚强豪放的性格。

序　幕

籠罩着战爭气氛的上海郊区，硝烟弥漫，夜空是混沌的。地平綫上时时冒出紅綠色的子彈的火花，当照明彈飞上高空时，可以看到布在公路上的、杂乱的鉄絲网。

在漆黑一片的棚戶区的巷子里，有一扇窗子朦朧地亮着，这就是我們的主人公孟广发的家中。

棚戶的屋內，火油灯抖索索地亮着。

白发蒼蒼的、已經六十八岁的孟昌泰老爷爷，焦急不安地踱了两步，他走到小窗前，側头細听着。

这时，已可隐隐地听到断續的炮声了。

他的孙女儿也跟过来靠在他的背后。她叫孟小翠，是一个粗獷的、十六岁左右的姑娘，从她那漂亮的臉蛋上，可以看出略带稚气和倔强的神情。她說："爷爷！你听！"

老爷爷頻頻地点着头："我們的人快来啦！"

小翠搖着爷爷的手臂，朝窗外看。

窗外，远处冒着火光，一閃一閃的。隆隆的炮声中，还夹杂着机枪声和冲鋒号声……

突然，兴奋着的小翠，惊疑地向窗外一指，好象发現了什么。老爷爷眯着眼向窗外看，只見巷子里有一个黑色的人影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徑直向这儿奔来。小翠認出来了，說："是小阿芳！"說着，她慌忙往閣楼下走去。

閣楼下面的堂屋里。窗子外面有人声；随着"篤篤"地敲起窗玻璃来。小翠过去开了窗，年輕而壯实的小阿芳慌慌張張地探进头来，說："哎！爷爷呢？"

小翠回身把老爷爷从小扶梯上扶下来，至窗前，小阿芳喘着气，附着老爷爷的耳朵說了些什么紧急的事情。老爷爷点了点头，問："馬上就要？"

小阿芳惊慌地往背后看了看，說："对！"

小翠走到灶前，从竹篮里拿了块餅；这时，孟大媽在灶前插香求灶王爷保平安，所以沒看見小翠。

小阿芳剛想走，小翠叫了一声："哎！"她把一块餅扔給了他，小阿芳接住餅，回身就走了。小翠关了窗，微笑了一下。

老爷爷在屋內巡視着，好象在找什么东西。突然，他拉开小房間的門，往里走去。小翠好奇地也想跟进去，老爷爷瞪了她一眼，把她推了出来，"啪"地把門关上了。

小翠沒有办法，就从門縫里往里張望着。

老爷爷在小房間里轉了一下，走到床前，眼光在一条紅被头上停住了。他拿起被头，用手摸了摸紅被面，沉思了一下，就把縫着的綫拉掉，拆下紅被面来……

漆黑的夜，老爷爷在鉄絲网旁边走着……

座落在偏僻的公路旁边的鋼鉄厂，显出一片黑糊糊的、龐大的暗影。厂門口，鉄門关得紧紧的。

老爷爷走到厂門口，輕輕地敲着边門。

墙头上，护厂队員們探出头来，向下看了看，小阿芳和金保点了点头，又把头縮了回去。

鎖鏈"当啷"一声，边門开了。

老爷爷走了进去，金保連忙关上了門。

金保："老爷爷，这种时候还来呀？"

老爷爷"嗯"了一声，返身就往里走。突然，从上面护厂队員搭着的脚手架上，猛地挂下两只脚来，在老爷爷的面前晃动着。老爷爷嘀咕着，抓住一只脚，使勁地往下一拖，"噗"地一声，一个二十岁左右結实的小伙子从上面滑了下来，他是孟大牛，身体就象柏油桶似的，楞巴巴地站在老爷爷的面前，叫："爷爷！"

老爷爷打了他一拳："傻小子，象猢猻似的干啥？"

孟大牛嗨嗨地笑了。

老爷爷問："你爹呢？"

孟大牛向架子上一指："喏！"

在高处，寬肩粗眉年約四十八的孟广发，和金保一起站在架子上。孟广发手握鋼釬，头戴炼鋼工人的鴨舌帽，警惕地戒备着。听到声音，看見了老爷爷，往外看了一眼，"噗"地从架子上跳了下来。

孟广发走到老爷爷面前，小声地問："爹，东西带来了沒有？"

老爷爷点了点头："带来了！"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紙包，遞給孟广发，紙包破縫处隐約可以看見紅色的被面。孟广发

接过紙包，正想打开，猛听得架子上金保在喊叫：

"看！狗崽子来啦！"

大家的情緒立刻紧張起来。孟广发很快的把紙包塞进怀里，又攀上架子去。一时之間，人声沸騰起来。孟广发一面跳上临时架子，一面向下面的人大叫：

"赶快！用生鉄堵住边門！"

这时，在弥漫着硝烟的远处公路上，隐約可以看見三十来个黑影，向这边蠕动着……

空气越来越紧張了，大門內，护厂队員們喧喧嚷嚷地搬着生鉄，往边門上堆叠。孟大牛、小阿芳等人更是生龙活虎，老爷爷也帮着搬运生鉄。

在厂門外的公路上，一群黑影由远而近，显然，这是国民党匪軍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来破坏鋼鉄厂的。匪軍拥至厂門前，为首一个匪軍官用手电筒往上一照，可以看見大門上面"长江鋼鉄厂"的厂名，匪軍官指手划脚指揮着。匪軍一拥上前，有的用脚踢門，有的用枪托打門……

匪軍叫罵起来："快开門，王八蛋！"

孟广发、金保等人手拿鋼釬鉄条，警戒着。这时，边門已被生鉄块堵好，严严实实的。

匪軍猛烈地敲打着大門，一个匪軍官大叫：

"快开門！再不开就开枪了！"

孟广发等人在架子上，应付匪軍的猖狂行动。孟广发从墙头上探出头来："别說开枪，就是小鋼炮轟也不頂事！"

孟大牛也爬上了架子，孟广发把怀里的紙包摸出来給大

牛，說："到时候把它挂起来！"大牛知道紙包里是一面用被面代替的紅旗，就点了点头。孟广发向下一指說：

"你下去，小心边門……"孟大牛就往下爬……

厂門外，匪軍官急了，"叭！叭！"朝天开了两枪。

孟广发握着一块生鉄，朝大家喊："打！"

护厂队員們把矿石、生鉄块紛紛向着国民党匪軍打去，匪軍狼狽地躲避、掩护着，匪軍官从另一个匪軍身上拉出一只手榴彈，拉开导火繩，向着大門內扔去。手榴彈飞进了工厂大門，从生鉄块上直滾下来，在地上冒烟。大牛看見了，猛地扑过去，拾起手榴彈，使勁往厂外扔去。

手榴彈飞过大門的高墻，落在匪軍丛中，"轟"的一声，濃烟冲天，匪軍紛紛倒下……

一

一面紅旗在碧藍的天空中飄揚。

叠影：一九四九年，上海解放。

这面旗子是在高空中的水塔上，孟大牛正在扎旗杆，他扎好以后，双手在褲腰上一擦，向下看着。

他看到了工厂的全景，破破烂烂的工厂，低矮的厂房，形状就象乱堆在一起的碎磚。在这些厂房中間，树起三支細細的、就象筷子似的小烟囱。他也看到在塔下的广場上，有不少人在向他招手，拍手……

在水塔下的广場上，人們都抬着头，拍手叫好。老爷爷在人堆中担心地往上看，跺着脚罵："这該死的，爬得那么高，把

旗子插得連看鬼看不見。"他朝上大叫："大牛！快下来！覃代表要来啦！"

小吉普車在郊区的公路上飞馳。

小阿芳开着車，覃代表馬振民和他并肩坐在前面。馬振民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团級干部，有一張飽經风霜略带文靜的臉，穿着一身草綠色的老布軍服，袖管上有着"軍管会"的符号。馬振民看了小阿芳一眼，問：

"你一直是当司机的嗎？"

小阿芳："不，我是炼鋼的。学过几天开車，厂里就要我当臨时司机。好，反正沒事干，开車就开車！"

馬振民："怎么会沒事干？"

"你叫我干啥呀？"小阿芳眨着眼說："嗨！淮海战役一仗后，官僚資本家拍拍屁股就到香港去了，炼鋼爐停了几个月，哼！現在可好，連那些麻雀都好飞到炼鋼爐里搭窩，还下蛋呢！鋼炼不出来，他媽的倒炼出几顆麻雀蛋！"

馬振民笑了笑，又問："厂里有多少人？"

小阿芳俏皮地："二三百人吧，比大厂小着点，比小厂又大着那么一点儿！"

馬振民指着小阿芳，就象对待自己的通訊員似的，笑着說："我看你呀，准是个調皮鬼！"

两个人都不覺大笑起来……

小阿芳猛地一轉方向盘，小吉普車来了个急轉弯，"吐吐"地飞馳着。公路两旁，处处可以看到战爭遺留下来的痕迹，破

碉堡和歪斜的电綫杆，使人看了触目惊心。在十字路口，交通警和站崗的解放軍协同指揮着。軍用汽車很多，还有一队解放軍，唱着歌在路上走着。

車內，馬振民和小阿芳繼續談着。

馬振民認眞地："現在，我們得馬上恢复生产。"

小阿芳一推帽子："哈！这可不象吹口气那么容易，单說鎂磚就缺少。"他突然問馬振民："鎂磚，你懂不懂？"

馬振民怔了一下，說："嗯……不懂！"

小阿芳不相信地微笑了一下。

小吉普車繼續在公路上飞馳……

在"长江鋼鉄厂"的門口，群众都拥在两旁拍手欢迎。小吉普車"吐吐"地开进了門內，群众欢呼……

場地上乱糟糟的，廢鋼、耐火材料、碎磚、油桶、电石桶、生鉄、鋼渣堆得到处都是。群众拥在場地上，拍手欢呼："欢迎軍代表！""中国人民解放軍万岁！"欢声雷动。

馬振民从小吉普車上跳下来，湯工程师向大家大声地說："这位就是軍代表馬振民同志，也就是我們的厂长！"馬振民在湯工程师陪同下，站在一堆生鉄上，向大家喊：

"同志們！从現在开始，工厂是属于我們工人阶級的啦，我們是工厂的主人……"

孟大牛拚命地擂着大鼓，流着汗。

老爷爷激动地揩着眼睛……

"毛主席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在阳光下，滾滾滔滔的黃浦江，金光灿灿。

馬振民和湯工程师一起在沿江边的場地上走着，这儿已有部分工人在整理場地了。

馬振民："厂里情况怎么样？"

湯工程师："厂房坏得很厉害，修起来很費工……再說，鉻鎂磚又不够！"

馬振民好象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問："哎！我問你，什么叫鉻鎂磚？"

湯工程师："是砌平爐用的高級耐火材料，以前制造鉻鎂磚的鉻矿，是从国外进口的，現在帝国主义封鎖了；沒有它，爐子就修不起来。"

馬振民好象明白了："哦！"

这时，金保和王小三等一群工人走过来。

金保："湯工程师，鼓风机进水了，不修理不能用。"

王小三："平爐的格子房也坍了！"

馬振民沉重地："問題可不少哪！"他想了一下，又振作起来，說："好，我們上平爐車間去看看！"

馬振民和湯工程师走到平爐車間的厂房前，破旧的厂房房檐上，有一块破鉄皮从上面挂下来，不住地晃动着。他倆低下了头，走进了車間，沿着梯子爬上了平台。

他倆走进一間黑通通的值班室，木格上的鋼样全都倒了下来，湯工程师嘴咕着，就收拾起鋼样来，說："眞乱！"

馬振民靠在洋鉄皮的壁上，有一絲亮光从碗口般大的洞里透进来，他摸出香烟，正想点火，突然听見了人声，于是，他就朝着洞口張望起来。

从洞里看出去，可以看見空曠而靜寂的平台。平爐的爐門"黑古隆冬"的，忽然，从爐門里爬出一个人来。

这个人就是孟广发，他喘着气、皺着眉，賭气似地坐在爐門口，可是两只手，就象摸綉花被头似的輕輕地摸着爐門的門框。然后，又暗自搖了搖头，叹了口气。他看見地上有一只爐門螺絲，就拾了起来，放在嘴边吹了吹，又用自己的衣角揩了揩，然后就把它輕輕地放在門框边儿上……

湯工程师凑过头来往洞口一張，說："他是孟广发！"說着，就往里边一推門，和馬振民一起走到平爐前。

孟广发正在沉思中，猛的醒过来。

湯工程师喊："老孟！馬代表来啦！"

孟广发立刻跳起来，激动地握住了馬振民的手。

馬振民风趣地："怎么？你是在爐子里摸麻雀蛋哪！"

三个人全都大笑起来。

孟广发："我在檢查爐子。說眞的，馬代表，再不恢复生产，我的心都快要炸啦！"

馬振民思考了一下，决断地說："好，回头咱們开一个党支部大会，研究一下吧！"

在破乱的鉗工車間里，孟广发、湯工程师、馬振民、金保，四个人在开支部会議，看样子会議已进行了一半。

馬振民："……在生产恢复时期，党要求我們必須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……关于路軌磚缺少的問題，我們一方面請求上級調撥，一方面我們自己想法解决。修爐工人缺少的問題，怎么办？"

孟广发沉思着，抓了抓头，忽然嘘了口气說："人嘛，我倒有一个。"

馬振民問："誰？"

孟广发："是我年輕时候，在汉阳鋼厂的一个朋友，他叫刘貴山，修爐子炼鋼都是一把好手，抗战胜利那一年，又一块在这个厂里工作，前年，他和狗腿子鬧了一仗，就放行了，他可是个倔脾气的哪！"

馬振民欣喜地："他現在在哪儿？"

孟广发："就在上海做小生意。"

馬振民轉問大家："怎么样？"

湯工程师点头同意。金保說："行！"

馬振民："好，就把他找来吧！"

孟广发："好！"

二

在臭水浜旁的破破烂烂的板房区。

孟广发走到一家門前，見門已上了鎖，正迟疑的当儿，突然听到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叫："孟大叔！"

孟广发扭头一看，見是刘桂兰。

桂兰穿着破旧的藍洋布短衫，手里拾着一桶水，匆匆地走

过来。看上去，她大概有二十岁了，虽然穷困，但却长得很秀气、漂亮，身段适中，細高个儿。

孟广发："桂兰！你爹呢？"

桂兰："他还在摊头上。大叔，請里边坐！"她放下水桶，一边开开門来，往里讓着。

孟广发："不，我先到摊上找他去吧！"

在苏州河旁边，叫卖声喧喧嚷嚷的，摆着好多摊子。刘貴山的油豆腐綫粉已卖光了，正在收摊。

刘貴山有着瘦长的个子，蓄老而消瘦的臉，看上去很老了，实际上还只有四十八岁，他头戴破呢帽，身穿蓝布褂，腰間束着油腻的圍裙，是一个做小生意人的打扮。

"喂！来一碗油豆腐綫粉！"

刘貴山只顧低着头洗碗："对不起，卖完了！"

"不行，一定得来一碗！"

刘貴山抬头一看，見是孟广发，惊訝地說："哎！原来是你呀！老兄弟！"他連忙把手里的碗放下来。

孟广发笑着說："我来找你啦，老刘！"

老刘兴奋地："我这就收摊了，回头到我家去，咱哥俩好好談談。"

在刘貴山家，屋里只有几件破家具，一張方桌，几条破板凳，一只旧搖椅。屋里隔着一条蘆席，搭着两張床，一看这光景，就知道他們生活过得很苦。

孟广发和老刘剛进来，桂兰替孟广发倒了一杯水。老刘解下圍裙，說："桂兰！去打一壺酒来！"

桂兰拿着酒壺出去了。

老刘嘘了口气："一晃眼咱哥儿俩三个月沒見啦！"

孟广发坐在桌边，說："忙啊！"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，无意中将藍色看火鏡也带了出来，他拿起看火鏡，对老刘說："老刘呀！怎么样？还想不想拿起这个来？"

老刘沒回答，走过来，在孟广发旁边坐下。过了会儿，他說："我受狗腿子的气，已經受够了！"

孟广发笑了一笑："可現在跟从前不一样啦！咱們工人当家作主，誰还敢拿气給你受？再說，你进厂以后，将来桂兰也可以进学校念書了！"

老刘搖了搖头："唉！在鋼鉄厂，干了大半輩子，苦了大半輩子，忍气挨餓的，算了！現在好容易解放了，我这小生意也好做一点了，就这样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滿好了！"

孟广发狡猾地瞧着老刘："老刘，你說的不是眞心話呀！"

老刘震动了一下："哎！"他紅了紅臉，連忙說："咱哥儿俩先不談这个，好好儿喝几杯再說。"他站起来。

孟广发把他按下，說："唉！我今天可是特地为这事来的，老刘！你不应該做小生意，应該回厂去煉鋼，煉鋼！"

老刘为难地："你也得讓我想一想嘛！"

"要来，我家隔壁还空着一間草房，你可以搬来！"孟广发性急地把酒一口喝了，站起身来："我走了，听你回音！"

"你这就走啦？"老刘吃惊地站起来。

明媚的早晨。在孟广发家隔壁的草棚頂上，孟大牛正在补着屋頂，嘴里哼着小調。突然，他看見巷子那一边的小道上，老刘挑着一副担子，桂兰拾着篮子和包袱，后面跟了一輛装滿家具的三輪車，緩緩地向这边走来。他喊："小翠！小翠！他們来啦！"

小翠拿了扫帚，从屋子里奔出来，往那边一看，又奔进自家屋里，叫："媽！桂兰姐姐来啦！"沒多久，孟大媽和小翠又奔了出来。老爷爷正在門口磨刀，也站了起来。

桂兰和老刘已来到門口，小翠走过去从桂兰手里接过篮子，拖了她說："走！屋子里去，看看收拾得好不好！"

桂兰："大媽！老爷爷！"她叫了声，就跟小翠走。

老刘放下担子："大伯！"

老爷爷笑呵呵地："可到底又在一起啦！"

孟大媽高兴地："眞是天保佑！"

老刘："这叫分久必合！"

三輪車在門口停下，大家笑了一陣子，就帮着搬东西。頃刻間，門口的东西就搬光了。

老刘的新居，已布置得差不多。

孟大牛从屋頂上爬下来，背着梯子进刘家。

老刘："大牛！这一下可苦了你啦！"

孟大牛："沒什么，里边我还得整一下。"說着，他沿着竹梯子爬了上去，整理着里面的屋頂。

孟广发在門口喊："老刘，到厂里去吧！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